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王朝秘档



# 朱棣

## 《永乐大帝》

集崇高与卑鄙于一身的皇帝

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  
深刻解读帝王谋略

姜克戈 主编 张云飞 编著



受封燕王  
太子之薨  
文帝削藩  
燕风挥戈  
征战疆场  
壬午之难 · 永乐魂断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再现当世王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王 朝 秘 档



# 朱棣

## 《永乐大帝》

集崇高与卑鄙于一身的皇帝

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  
深刻解读帝王谋略

姜克戈 主编 张云飞 编著



受封燕王  
太子之薨  
文帝削藩  
燕风挥戈  
征战疆场  
壬午之难·永乐魂断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再现当世王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大帝——朱棣/张云飞编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姜克戈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203 - 7

I. 永… II. 张… III. 明成祖(1360 ~ 1424)—传记

IV. K827 =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977 号

##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

主 编 姜克戈

责任编辑 咏 梅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化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开 本 920 × 1280mm 1/32

印 张 32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203 - 7/K · 564

定 价 640.00 元(全 20 册)

---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 受封燕王 ..... | (1)   |
| 第二章 | 太子之薨 ..... | (48)  |
| 第三章 | 文帝削藩 ..... | (122) |
| 第四章 | 燕风挥戈 ..... | (170) |
| 第五章 | 征战疆场 ..... | (230) |
| 第六章 | 壬午之难 ..... | (308) |
| 第七章 | 永乐魂断 ..... | (392) |



## 第一章 受封燕王

### 一

明成祖朱棣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代。那时群雄并起，互相争战，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他甚至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明成祖朱棣自称是马皇后亲生，实际上他的生母是硕妃，为此出现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明成祖长大后被册封为燕王，就藩北平（今北京）。他娶徐达的长女为妻，成了他的贤内助。燕王是诸塞王当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在防御蒙古诸部的内扰中，他得到了锻炼，也初步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元末是个战乱年代，大量老百姓无家可归。真是乱世出英雄，朱元璋异军突起，以应天（今南京）为根据地，积极拓展地盘。朱元璋多妻多子，朱棣是他26个儿子中的第四子。其中有好几个儿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明朝建立时，朱棣已经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依旧很凋敝、荒芜。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元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为应天府的南京。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4年前（1356），朱元璋渡江攻克集庆（南京），就将集庆改名为应天。他想顺应天命，推翻元朝，打败群雄，自己当皇帝。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按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但军情紧急，以至于他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就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如何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时间去琢磨了。

依照《明实录》所描绘的当时情景，似乎朱棣一出生就注定要当





皇帝。据书中记载，朱棣“初生，光气五色满室，照映宫阙经日不散”。对帝王的这类记载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封建文人总要为帝王头上增添些神秘的光环，例如汉高祖刘邦，史书上说他头上总围绕着一片云气，不管他躲藏在哪个山沟里，他的妻子也可以很容易找到他。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如此，《明史》上说他出生时“红光满室”，以至于邻居们以为他家着了火。

其实这些所谓“真龙天子”和一般人出生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明成祖出生时真的与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战火的硝烟。

在这里，我们应该顺便交代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当人们要深入了解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和行为的时候，根据普通常识，应该从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生活中去挖掘线索。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集团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其他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等人以“重开大宋之天”之义号召，在河南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因为起义军战士头上都包着红巾，因此历史上就称之为“红巾军”。

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宋”，年号“龙凤”。然后兵分三路大举北伐，深入西北和东北地区。后来，刘福通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就以汴梁为国都号令各地。

刘福通带领的红巾军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全国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那时，明成祖的父亲朱元璋还是个游方僧，他看到天下大乱，便抛弃了僧人的衣钵，毅然加入到郭子兴的队伍中来。郭子兴看他才略非凡，便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被明成祖称为生母的马皇后。至正十五年（1355）郭子兴病死，朱元璋就成了这支队伍的统领。他接着率领大军渡过长江，并于第二年占领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虽然在事实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他并没有马上称帝，而是仍然用“龙凤年号”，自己只是称吴国公。朱升这时向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策略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根据这种思想，令将士屯田，竭力兴修水



永

禾

大

帝



朱

棣



利，以保证军粮供应。因此，朱元璋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成了一支与群雄逐鹿中原的劲旅。

这时，北边的元政权仍在进行垂死挣扎，各地还有一些与农民军为敌的地主武装，有的地主武装还十分强悍。除此之外，与朱元璋政权并存的割据势力还有一些，而对朱元璋威胁相对较大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的部下。徐寿辉是长江中上游的红巾军头领，在蕲水（今湖北浠水）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后来，陈友谅把徐寿辉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不久就把徐寿辉杀掉，自称皇帝，国号“汉”，年号“大义”。他拥众数十万，和朱元璋展开激烈的争斗。

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都城，自立诚王，国号“周”，年号“天佑”。他不属红巾军系统，对元政权态度不一。

此外，浙东还有一个方国珍的割据政权，也有相当权势。在四川，明玉珍还建立了一个大夏政权，年号“天统”，定都重庆。这些割据势力尔虞我诈，都想取元政权而代之。由此看来，明成祖出生前后甚至他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战火不断的动乱年代。

几乎与明成祖呱呱坠地的时候，前线传来了陈友谅攻打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果然攻取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在这军情危急时刻，也难怪朱元璋顾不上为儿子取名了，他必须马上到前线抵御敌人。朱元璋收复了太平，并乘胜追击陈友谅到九江，逼迫陈友谅奔回武昌。

当时，朱元璋的西边是陈友谅，东边是张士诚，自己处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形势下。尤其令人担心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还相互联手，想消灭朱元璋。按照谋士刘基的意见，朱元璋决定先消灭陈友谅，回头再收拾张士诚。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和陈友谅进行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双方几乎都出动了全部兵力。陈友谅出兵60万，大军舰数十艘，而朱元璋只有20万人，用的是小船。然而朱元璋的军队上下一心，士气高涨，结果大败陈友谅，将陈友谅用流矢击毙。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这支劲敌后，挥师东进，消灭了张士诚，迫使方国珍投降。至此，南边的半壁河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但直到他登基做



皇帝，中国大地上的战火仍未平熄。称帝后又经过数年征战，他才基本上统一了全国。这种长期的混战，不能不在明成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至正二十七年（1367）旧历年底，朱元璋打算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基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兴奋。这时形势已经安定，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

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棧、曰枏、曰棣、曰櫟，曰桢、曰樽。此时明成祖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所有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元璋不仅为儿子们取了名，而且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定。他的每一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都拟定了20字辈分，作为一世，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明王朝这种宗室命名规定在《明朝小史》中有详细记载：

帝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义，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则曰：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但名字的下一个字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在传之永久。但人们看到的却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那20字只刚刚用了一半，他所建立的明王朝就灭亡了。

## 二

明成祖的生母是谁，居然还是个谜，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根本不可能。但这个谜确实存在，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长期吸引着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考证。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就是嫡子和庶子的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特别是封建帝王更是如此。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



永

禾

大

帝



朱

棣



他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异。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就算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如果是嫡子，即使不是老大，也更靠近皇位。

明成祖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说的嫡子了。明成祖从侄儿建文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马上命令臣下编写了《奉天靖难记》，记述了靖难之役的经过，为他歌功颂德。此书一开头就写道，今上皇帝（明成祖），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太宗实录》是仁宗时修的，仁宗自然也称自己的父皇为高皇后所生。以后，各种正史都沿用了这种说法。因此，人们大都不知道其中潜伏着一个不小的谜。明成祖事实上并不是高皇后所生。

从明清以来的各种史籍来看，有关明成祖生母的说法大致有5种：

一是如上所说，高后生了5个儿子，第四子就是明成祖朱棣；

二是懿文太子和秦、晋二王全不是高后所生，只有明成祖和周王为高后所生；

三是高后生懿文太子和秦、晋、周王，明成祖是达妃所生；

第四种说法影响较大，称明成祖乃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第五种说法是，明成祖乃是碩妃所生。

经过学者们长期多方验证，现在已可以确定，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而是碩妃。这种说法最可信的依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对孝陵神位的记载：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碩妃，生成祖文皇帝。太常寺是掌管皇家宗庙礼仪的官署，《太常寺志》对皇家血统的记载自然较为可信。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太常寺对孝陵配享神位的记载是不敢乱来的。可惜的是，这本《太常寺志》现已失传，我们无法亲自确证。但明代学者有的看到了，并在自己的书中作了记载，所以是可信的。比如明代文人何乔远也记道：

臣于南京见《太常志》，云帝（明成祖）为碩妃所生，而玉牒则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何乔远是万历时进士，曾官南京工部，博览多闻。他亲眼看到南京《太常寺志》的这种记载，



虽“未知其据”，但这种记录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可信的。正因这样，所以谈迁在《国榷》中也采用了这种说法，文皇帝，御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碩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附享，碩妃穆位第一，可据也。

在中国古代，宗庙神位有“左昭右穆”的规定。这里说“碩妃穆位第一”，即右边第一。这同前边的记载是相同的。

明末清初人钱谦益和李清对此事还进行了考评。李清见到《太常寺志》的这种记载很惊讶，去问大名士钱谦益。钱谦益虽然博学，但也不能确定真假。李清在明末曾经担任大理寺左丞，钱谦益在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在弘光元年元旦谒祭孝陵时，二人依靠他们身为大臣的有利条件，趁机打开孝陵寝殿，“人视果然，乃信。”

有人还在诗咏中记载此事：

高后配在天，御屋神所栖。

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

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

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

碩妃为明成祖生母，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南京大报恩寺中对碩妃的供奉。明成祖即位后，以报答高皇后母恩的名义，在原来天禧寺旧址上修建了大报恩寺，让一些僧人为母亲祈福。然而，寺内正殿中供奉的却是他的生母碩妃。只是殿门经常封闭，外人难得一见真相。陈雨叟在《养和轩随笔》中记有此事：

幼时游南京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父老言，此成祖生母碩妃殿也。碩妃，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中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和黄云眉都作过精细考证，都得出了碩妃是其生母的结论。现在已可以确定，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而是碩妃。至于碩妃是朝鲜人，还是元顺帝的妃子，又或者是碩妃原是朝鲜人，先被元顺帝纳为妃，后又被明太祖纳为妃，则诸说纷纭，难以考证。

之所以花那么多笔墨来考证成祖的生母问题，这是因为，它不仅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这个问题成了



永  
樂  
大  
帝



朱

棣



他一块重大的心病，总是想方设法地掩饰，担心别人知道了他的老底。例如，《明太祖实录》本来已在建文年间修好，但他即位后又一再命史臣重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掩盖生母真相。一些文臣就是因为做得不合成祖心意，所以或早或晚地丢了脑袋。仔细看一下《明实录》就会发现，明成祖经常声称自己乃高后所生，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有点神经质。例如，在组织靖难之役时，他告诉将士：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

当他率兵攻入南京以后，他在公布的诏书中又称：

朕为高皇后嫡子。祖有明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王得兴兵讨之。

仿佛他一称自己为嫡子，起兵夺取帝位的理由就更充分了似的。而且当他的侄子晋王济熔来朝时，他又赐书给他，说道：

吾与尔父皆皇考妣所生，自少友爱深厚。这种不时申述一番自己生母是谁的做法，不要说对一般平民而言是多余的，就是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但也正是这些看似多余的申述，使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言辞后面的真相。

### 三

皇子们的正式命名给应天城内的新春佳节添加了一抹喜庆的色彩，何况这一年的除旧布新又不同于往年。在阵阵爆竹声中，一个新的皇朝——明朝诞生了。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皇城内举行了十分隆重而繁缛的登基仪式。朱元璋正式登极称帝，建元洪武，并册封正妻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登基和册封仪式完毕后，朱棣先同几个兄弟一起去恭贺母后马氏，接着再去拜贺长兄太子朱标。拜贺仪式是礼臣们事先准备好的。一片礼乐声中，由二哥朱棣代表大家背诵一段贺词：

小弟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不胜忻忭之至，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

这种拜贺仪式看上去就像是一种虔诚的表演，但是说一向在一起



嬉戏玩耍、相处无间的小兄弟们，从此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别。

作为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本是一个非常具有谋略的政治家。在元失其驾馭、四方鼎沸的形势下，他凭风阳皇觉寺中的一个穷和尚，不失大乱之机，历百战而后竟为天下之主。但在分封诸子的问题上，他的政治远见却被强烈的宗法意识所蒙蔽。他以为，周天子大封诸侯，所以行之久远，秦始皇废而不行，很快便致亡国。尤其是鉴于宋、元末年宗王衰弱，帝室危难之秋缺少屏护的教训，这位乱世英雄越发觉得，只有将儿子们封以爵号，分镇诸国，才能形成一道捍卫天子的屏藩，保证朱氏天下万世一系。

以宗室力量来限制朝中官僚系统的权臣，抵御外乱，正是中国君主制下时常使用的政治方略。

首次封藩的安排，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三大宴群臣时提出的。当时功臣还没有封赏，自己那些并无尺寸之功的儿子们却要被封到各地当藩王，为了不让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朱元璋特意向大臣们表白说：“朕以皇天眷佑，才得以平定海内。然而天下之大，必树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如今诸子已渐年长，应该封以爵号，分镇诸国。这并非朕私庇自己的儿子，而是遵循古代先哲的榜样，为求长治久安之计。”

“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华盖殿中，群臣异口同声地回应。

册封诸王的诏谕，据说出自当时以文章出名的王伟之笔。因为这些诏谕被指定为朱氏子弟学习政务的教材，其中许多句子朱棣是可以背诵的：

朕荷天地百神之灵，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艰难创业。惟时将帅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应正统。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

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友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

四月初七，晨鼓重重地响过三声，皇宫中显出异乎寻常的庄重肃穆的气氛。仪式执事人一大早便各就其位，隆重的封藩仪式开始了。



奉天殿内十分安静，端正地摆着五座宝册案，殿前的丹陛上，东侧摆着十座宝册亭。

鼓声中，朱元璋身着衮冕登上奉天殿中的御座，鞭炮一响，司辰官上报典礼时辰已到，朱棣和将要受封的诸王一起，在四位引礼官引领下走进奉天门的东门，到奉天殿前跪了下来，在乐声中向父皇行礼。

承制官从殿内捧出制书，由殿中门走出，站定后高声宣读：“封皇子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周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宣读完毕，诸王俯伏在地，又一次向御座行礼，随后便依次进入殿内接受金册和金宝。首先是朱棣，然后是朱栢，第三个便是朱棣了。

奉天殿中过分的严肃掩盖了应有的喜庆，一切都是按照固定程式进行的。朱棣很希望像秦王那样第一个接受册宝，但他更希望像大哥那样在前两年被封为太子，父皇和百官只为他一人举行典礼。他明白，封了太子将来是要做皇帝的，而藩王只是永远是藩王罢了。正在遐想，引礼官已经走到他面前。朱棣在乐声中被引领御座前的拜位跪下——上面是父皇，父皇身边是长兄太子。读册官开始宣读金册上的文字：

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并简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命尔为燕王，永镇北平，岂易事哉？朕起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张皇师旅，伐罪吊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今尔有国，当恪敬守礼，祀其宗社山川，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体朕训言，尚其慎之。

诸王的册文，除去名讳、封王和封国不同，其余文字都是一样的。

左丞相李善长将金册、金宝一一捧到朱棣手中。他庄重地接过来，交给身旁的内侍，然后向着御座跪拜下去。礼毕，朱棣再一次由引礼官引领出奉天殿，两名内侍把册宝放在册宝亭的盘匣内，退立于丹陛之东。朱棣站在殿前，说不清此刻的心情如何。好几天之前，皇子们便反复练习今天要举行的仪式，今天天没亮，他们就被带到宫墙外等候了。此时他感到有些累，很想舒动一下筋骨，哪怕是抬头看一眼大殿顶上无际的长天也好，但他不能，因为这会被父皇斥责为失礼。突然，他听到赞礼官一声什么呼喊，那是吴王、楚王接受册宝的仪式也



结束了。然后他与诸王随同抬着册宝亭的内侍，由东陛下殿，走出奉天东门。

朱棣得到的所谓金册，事实上只是两片金页，上下有孔，用红绦连缀在一起，开合如同书本。册文均以楷体书写，镌在金册上。册盘用木雕刻而成，上面有一条用浑金沥粉描绘的蟠龙，外面用红罗销金夹袱包裹着。金宝就是一方金印，正面用篆书刻着“燕王之宝”，上面用龟纽装饰。金宝放在饰金木篋中，外面也盖着红罗销金夹袱。

这次典礼，齐王、潭王、赵王、鲁王因为年纪小而没有参加。朱元璋派丞相承制官携带册宝，分别授给他们，最年幼的则由乳母抱着行礼。仪式依旧严肃而冗长。

受封当天，诸王还要依次朝谢皇后、太子，诸王之间又要互相致贺，丞相又率百官给诸王祝贺，同样是没完没了的鞠躬叩首，鸣鼓奏乐。

一片道贺声中，朱棣的燕王生活从此开始。这时他还差十天整满十岁。这个年少的藩王不管如何“天纵英明”，也不会知道自己日后该在这座深宫内外扮演怎样一个角色。

## 四

在燕王朱棣眼里，似乎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元旦刚过，微雨便带来了春信，那吹在面上的风已是有些软了。

he现在是驰奔在北平通向应天的官道上。

他从洪武十三年离开应天就藩北平，除去孝慈高皇后崩逝和“大祥”回过京师，再就是四年前的一回。但那都不是在这样的季节，因而不会有穿越冬季而飞速进入春景的快感。

他是在正月初二起程的。离开北平的前夕，就是元旦的清晨，他还端坐在燕王府承运殿上，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那时节的北平寒风凛冽，遍地皆是冰雪。人们只能用纸或绢做的花朵来矫饰春节。然而越往南走，特别是进入江淮流域，渐渐就暖起来了。那随处可见的一片片嫩绿，以及不时闪过的一簇簇鹅黄——想来那是盛开的迎春花，却都是真实的，蓬勃的。这时候他的心里也便春意盎然了。



永

乐

大

帝



朱

精

11

燕王的车驾潮水般地向着京师流淌。

前头是六面龙旗，以及由执幡、执幢、执伞、执扇、执立杖、执立瓜、执仪刀、执骨朵、执斧、执响鞭……的校尉所组成的仪仗；仪仗之后是带有燕山护卫标志的马兵；燕王及其扈从，连同他的妃子的车舆是在队伍的当中；再后面是载有器物的车辆；再后面又是护卫的马兵……

按照朝廷的规定，亲王是完全可以乘坐镶金饰玉的轿或大马辇的，但燕王却宁愿骑马。这倒不是他的父皇提倡乘马，主要的还是因为骑在马上可以使人肝胆舒张，豪情奔放，尽显其英武风采。

凡燕王的车驾经过之处，地方文武官员免不了要远接远送，设宴洗尘。但燕王早已传谕下去，一切礼仪从简，而且尤其注意不得扰民。所以他的行速极快，不知不觉地已经接近了应天。

燕王穿的是织有金盘龙的绛红袍（但里面套了薄而软的狐裘），并没有戴护耳，因为风并不冷。他甚至觉得脊背上已沁出了细密的热汗。在他稍后一点的有三乘马，中间是他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左右两边是燕山护卫副千户朱能和燕王府长史葛诚。这一回燕王返京向父皇贺春，他特意带上了王妃和高煦，也让他们到中山王府探视一下徐姓的亲戚。而且，他还打算就住到中山王府里。他对那座曾经是父皇“吴王府”的宅邸，有着一种异样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动因非常复杂，我们尚来不及解析。

燕王的车驾潮水般地继续流淌……

忽然朱高煦望着燕王的坐骑，不无羡慕地说：“父王这匹红马，可真是好马呀！”

燕王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是最喜欢马的，因此也极喜欢与人谈马。他说：“小子，你知道这马有什么名堂吗？”

“不知道。”

“这叫大宛汗血马。”燕王说。

“是呀，是汗血马。”朱能说，“这马你知道是谁贡献与王爷的吗？”

朱高煦想了想说：“是不是凉国公蓝玉送的？”

“不对。”燕王说，“蓝玉征北归来途经北平，他倒是想送我几匹良



马的，可我一匹没要。”

“殿下的一匹没要。”葛诚说，“殿下以为战马乃战场上俘获之物，该上缴朝廷才对。为这事我看凉国公面上还有点不好看呢。你说是吧王爷？”

“他是有点难堪。”燕王说，“或许心里还为此存了芥蒂……”

朱高煦又问：“那这马是哪个送的？”

默默地走了一程。未等燕王回答，朱能插话说：“是乃儿不花。北元的太尉乃儿不花。这事儿我最清楚！……”

于是，在杂沓的马蹄声中，朱能讲述了一段令燕王引以为荣的往事。

那时候北元王朝的太尉乃儿不花拥兵边陲，似有南侵之意。为此洪武皇帝告诫晋王、燕王，令他们节制边陲兵马以为屏障。就在两年前，恰好也是这样的初春，皇上命晋、燕二王分两路率师北征。随同晋王的，有定远侯王弼；随同燕王的，则是颍国公傅友德和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兴。而驻藩青州的齐王朱棣，亦奉旨带山东都司兖州护卫及徐、邳二州的精锐部队，挺进塞北，听从燕王指挥。

这是燕王和晋王头一回带领千军万马出师讨伐。燕王兴奋无比，却又有点莫名其妙的紧张与不安。

其实，兴奋而又紧张不安的何止是他一人？还有他们的父皇呢！过后朱棣才觉察出，他从踏上征途的那一天起，在他踏出的每一个脚印上，都印有父皇殷殷的目光呢！

是啊，洪武皇帝，那六七十岁的老人，当他高瞻远瞩安排大明万世江山时，他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这样一次机会，亟盼儿子们能获得成功。如此，则二十年来封藩的一个重要目的，便可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实现了。

三月二日，燕王率师出古北口，开始了他的首次征旅。他曾默默吟诵着“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他把自己设想成“不教胡马度关山”的“飞将军”。

漠北三月，尚料峭春寒。除了无边无际的沙丘，除了难得一见的蓬蓬枯木，并不见人兽之踪影。奇怪，元军究竟驻屯在哪里呢？

燕王召集众将说：“我与将军们受命出征，至今不见敌之踪迹。彼